

【英】李爱德 马普安◎著
姜 忠◎译

两个人的长征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4465 4446



New
Long
March

两个人的长征

【英】李爱德 马普安◎著
姜 忠◎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个人的长征 / 李爱德 马普安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 7-5354-2814-2/I · 1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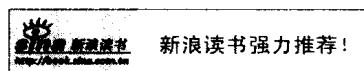
I . 新…

II . ①李…②马…

III . 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1936) - 史料

IV . 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0802 号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 波

责任编辑：陈 曦

媒体运营：赵 萌

封面设计：大象工作室

印制管理：谢 将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01 传真：87679300）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电话：010-82845152 传真：82846315）

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北京方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965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160 千字 插图：83 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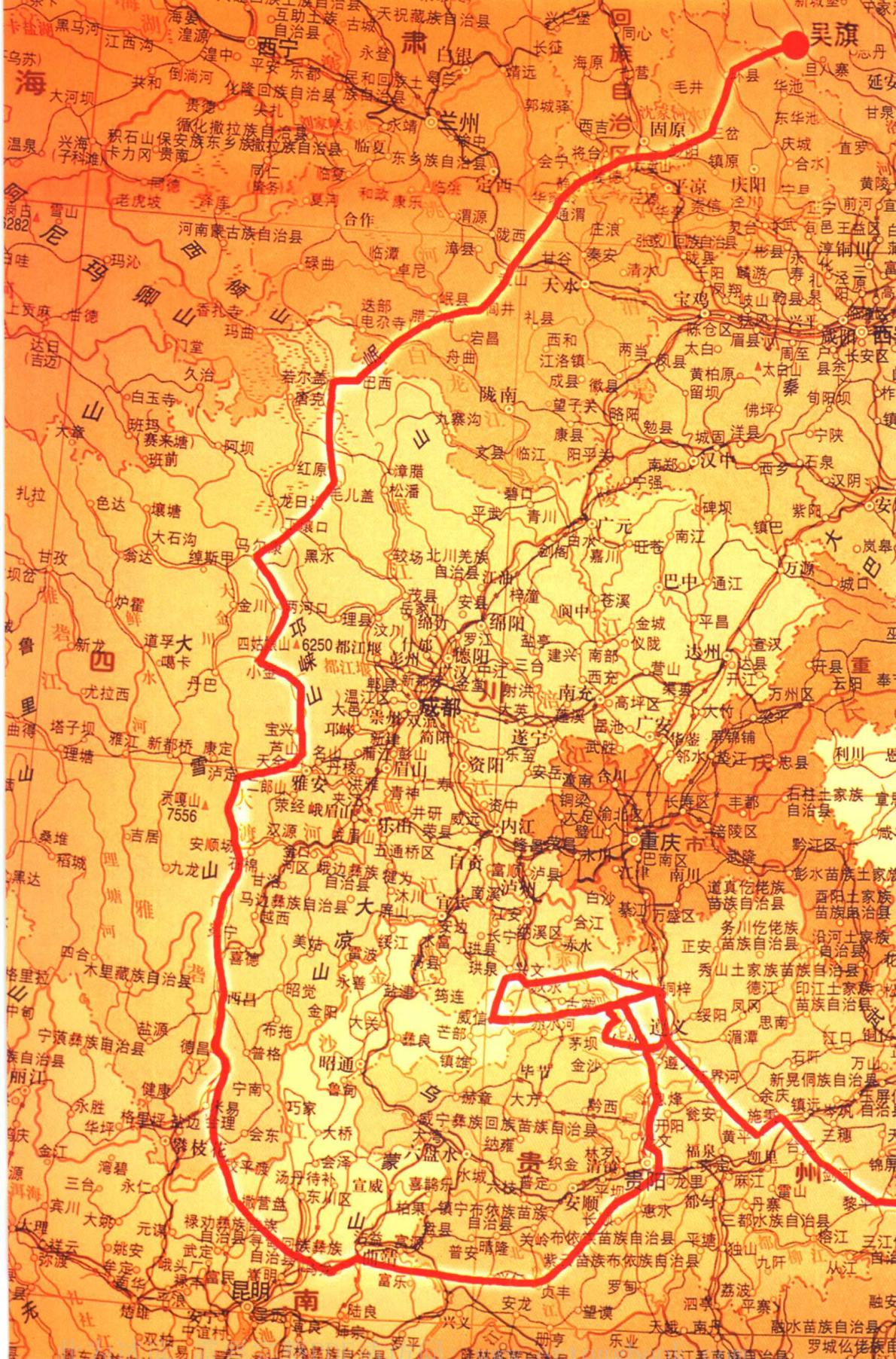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0 定价：2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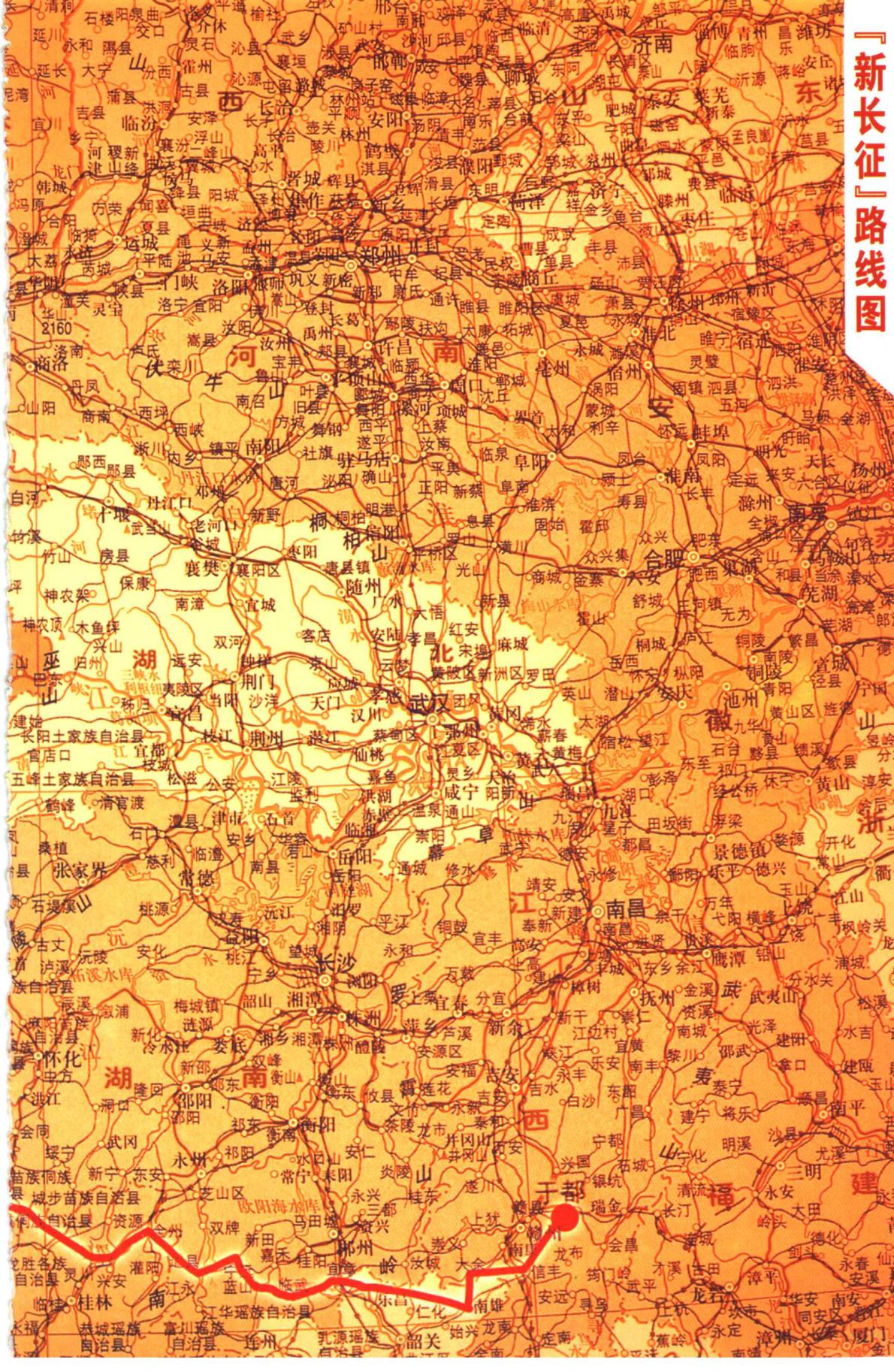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8284515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新长征路线图





“新长征”三人团：马普安、项目管理人贾霁、李爱德。杨肖 摄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传队”，我们的“新长征”却像是马戏团，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引来一大群人“看老外”。



在湖南汝城县盈洞中学，只有大胆的小姑娘黄常蓝敢接近我们，其他孩子都怯生生地躲在后面。



“新长征”第171天，马普安在旅馆的昏黄灯光下给女朋友焦蓓发短信息。



广西龙胜县泗水乡的87岁老红军陈政办说，他曾在湖南打仗受伤，1935年伤才好。“国民党知道我是红军，没来抓我，动员我在城里当兵（国民党兵），我就逃到乡下。后来我在湖南、广东一带讨了8个月的饭。奶奶70多岁，给国民党枪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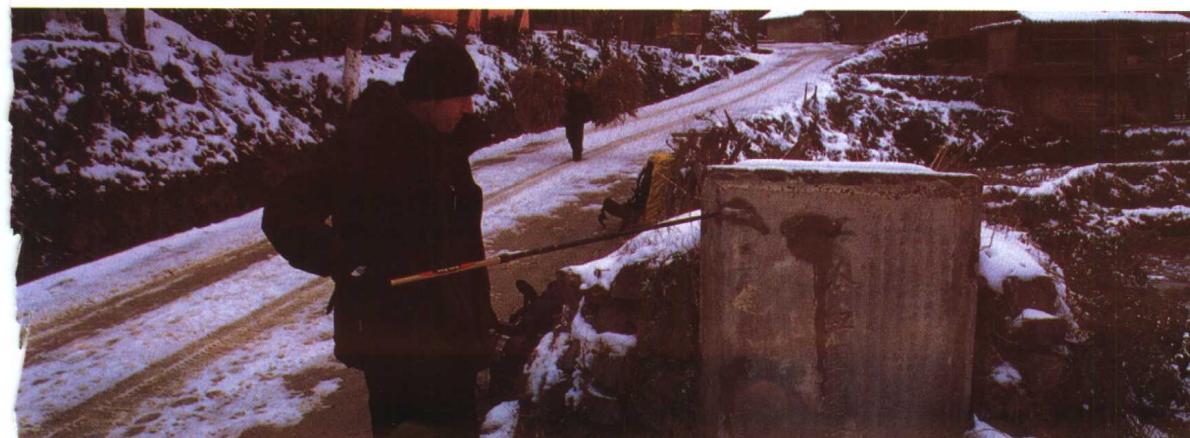


路过云南省禄劝县翠华乡时，77岁的刘布丁老人告诉我们，长征期间他曾亲眼看到毛主席站在他身后的台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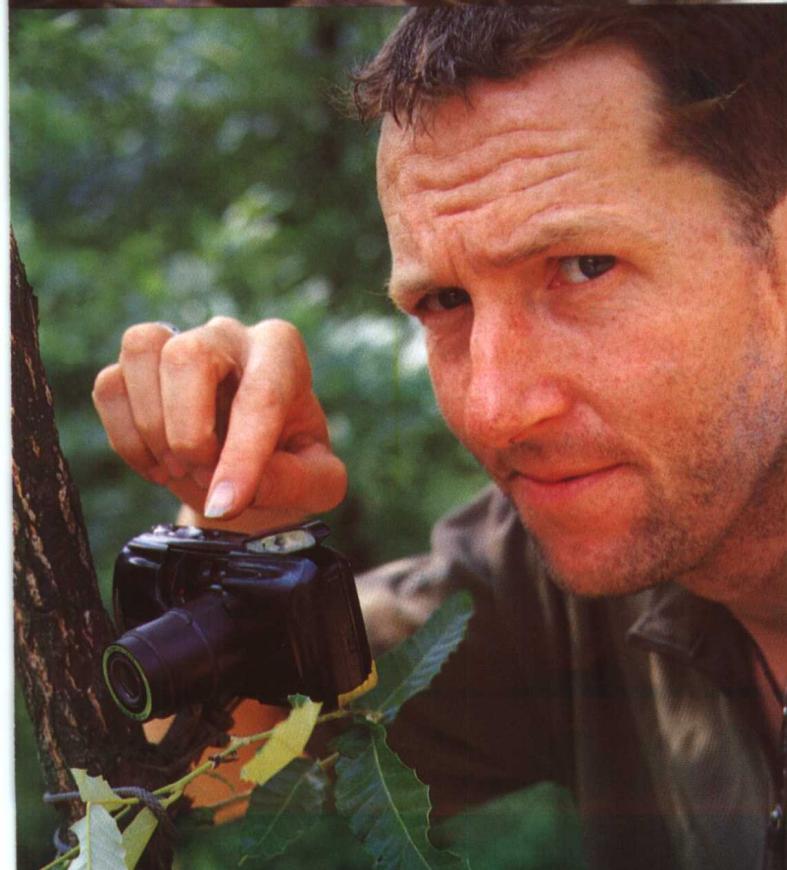
86岁的老红军刘华连住在广西兴安县华江乡同仁村，当年曾因受伤落在了部队后面。他回忆说：“我在兴安关了3个月。国民党知道我跟着红军打过仗，如果是连长、排长，拖过来就处决。”

贵州省台江县坝场，马普安为杨胜成的墓碑擦掉冰雪。杨胜成在江西加入红军，长征途中受伤，留在坝场由村民照顾。他就在这里度过了余生。





在穿过贵州省黄平县向老坟嘴乡前进的路上，爱德不得不将自己的装备藏进防水包裹——这几天总遇到调皮的孩子向我们扔雪球。



马普安在去往贵州贞丰县的途中展示“自拍”的秘密。



目
录

新长征 *New Long March*

004	代 序 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赌注
021	第一章 长征第一渡
043	第二章 “哈啰”的困扰
052	第三章 让子弹穿透头颅
062	第四章 飘雪圣诞
072	第五章 遵义：不可承受之重
090	第六章 咬人的“国民党”
098	第七章 毛主席留下的女儿
107	第八章 伊拉克阴云
117	第九章 流动马戏团
132	第十章 “非典”来袭

- | | | |
|-----|-------------|------------------|
| 149 | 第十一章 | “病号”与“保姆” |
| 161 | 第十二章 | Gear Guy |
| 174 | 第十三章 | 历史高于传奇 |
| 182 | 第十四章 | 没有雪的雪山 |
| 200 | 第十五章 | 草地艳阳 |
| 212 | 第十六章 | 真的成了英雄 |
| 232 | 结语 | |
| 238 | 附录 | |

代序

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赌注



采访摘录，
曾少东，北京，2001年11月12日

现在，很少有人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人们只关心钱。再谈艰苦奋斗还有人会在意吗？谁还愿意听艰苦奋斗的事？你们也不会听我说的。即使你们问我这些关于艰苦奋斗的事，事实上也根本听不进去。

70年代还在英格兰上中学时，我们只知道一件有关中国的事情：如果那些穿清一色蓝制服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跳起来再落地，大海会掀起巨浪，会把我们这些住在西方的人统统淹没。如果老师那时问我们长征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认为那是一种寿命超长的电池¹。

当然老师从未问过我们长征的事情，因为那时我们从来不谈论中国。中国也从未出现在学校的考试中或者电视上，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去关注中国的事情。当我们1987年在大学里相识时，对拥有世界1/4人口的中国可以说一无所知。

在柯彻斯特的大学里，我们住邻居。柯彻斯特是英格兰东南部一座死气沉沉、充满暴力的军事基地。那时，爱德特别擅长板球和斯诺克台球，马普安则一心扑在足球上，连桌式足球²都很拿手。我们彼此很不服气，

1 Long March(长征)在英文里听起来就像一种电池的名字，这种电池放电时间比普通电池要长。

2 一种两人或四人一起玩的小游戏。

互相嘲笑对方，还一直和对方较劲儿。我们喋喋不休地争论另类摇滚、政治还有足球。我们还开始阅读严肃报纸，有时会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关共产主义，或有关中国那令人惊叹的经济发展。我们看到图片中的中国人不再穿清一色的蓝衣服。

“长征”这个词对于我们也不再陌生，因为报纸上常会出现诸如“中国迈向繁荣的新长征”这样的标题。但我们对长征的起因依然无从知晓。因为学校里课程所涉及的内容仅限于欧洲和美洲。马普安对于中国的事情知之甚少，是个关于“中国学”的“无知硕士”。十年以后，爱德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对“长征”背后那些令人惊叹的故事也仍是一头雾水，尽管“长征”这个词他已经听过无数遍了。

离开柯彻斯特后，我们就各奔东西。马普安到了美国，在新泽西州成为报纸特写稿件的编辑；爱德转到了英国北方一座友好一点儿的城市，他在那里的一所大学里呆了九年，学习法语和俄语，然后留校任教并最终获得后苏联政治历史的博士学位。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先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一天，马普安在美国一本记者业内杂志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可以提供在中国工作一年的机会，为了解闷儿他投了简历应聘。一份录取信函很快发到他的手里，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而此时他意识到自己平淡的生活正需要一些全新的经历，于是他接受了这份工作。他给爱德打了电话，这位惺惺相惜的朋友也正期待着一种变化。在一个大学里呆了九年，他的生活日趋平淡，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一次次到苏联和俄罗斯（1992年苏联解体）的学习旅行更让他心情沮丧，因为在那，他目睹了朋友和同事们的生活由于经济崩溃而变得一塌糊涂。于是一接到马普安的电话他便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他觉得他已经对俄罗斯的情况太了解了；或许那些他曾了解的地方才是他真正需要的。他情绪低落，需要新的灵感。

马普安1997年第一次来到了北京。那时在西单地区，长安街两侧还是人群熙攘的胡同和四合院。天安门广场西不过几公里的地方，窄小的街道两侧种满了树，两旁挤满了人丁兴旺的四合院。四年后的这一片历史地区已经消失了。我们两人费力地在狂风中穿过“西单文化广场”，走过六条车道的马路，经过宏伟的购物中心和中国银行总部这样高大的水泥“怪物”。我们正在寻找一些历史的片断——一定要赶在西单所剩无几的历史景观消失之前。

一座有两层小楼的四合院挡住了房地产开发商咆哮的推土机。地方有关部门已经答应可以满足房子主人提出的所有条件，可他就是铁了心，不打算搬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老百姓肯定早就搬走了，而这个人显然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以及一种独特的态度。

曾少东将军刚刚出院，但思维依然敏捷，笑声高亢而富有感染力。他非常好客，“喝茶，吃水果。”他一个劲儿地让我们。

这位老将军穿着朴素的、军服样式的橄榄绿制服。他的屋子装修十分简单，桌子的玻璃板下压着他和妻子以及和其他老同志的合照。他的领导告诫他不要跟我们这两个外国人说话。但是 83 岁的曾少东却对他的领导说，他想跟外国人说话就说。

“我 1934 年 5 月参加的红军，”曾少东回忆说，“我很年轻，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件好事。由于太年轻我没有提升的可能，所以我一直活到现在。就算我只是一个连长，我可能也早死了。许多连长都牺牲在战场上。因为他们总是冲在前面保护其他人。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

从 1929 年开始，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重要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并逐步占领那里。与共产党有牵连的人一旦被捕就会



2003 年 11 月 22 日，我们和“新长征”项目管理人贾霖（右一）、李明霞（左一）来到曾少东将军的四合院里拜访他。曾将军 1934 年 5 月加入红军，当时年仅 14 岁。“我参军时不识字。”他说，“最先学会的是我的名字。部队抄写员把它写在前面战士的背上，我就可以在行军时边走边记。”